

廣場

偶像的神壇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

劉亞洲

I253

L726

廣場

偶像的神壇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

劉亞洲

廣場——偶像的神壇・劉亞洲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羣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528 3671 圖文傳真：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門市部)

電話：528 3605 865 0708 圖文傳真：861 1541

承印：藝城印刷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40號富城工業大廈16樓A4

電話：897 1089 圖文傳真：558 2439

發行：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電話：303 1010(13線) 圖文傳真：764 1310

© COSMOS BOOKS LTD. 1991

ISBN 962 257 435 1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九二年・香港

在中國，最難預測的
不是將來，而是歷史。
○

——
劉亞洲

11/11/27/21

關於《廣場》

人人都知道，在東方，在中國，在北京，有一個世界上最大的廣場——天安門廣場。

這部嚴肅的紀實作品想要告訴讀者的是：天安門廣場是一個神秘的廣場。近代中國的一切重大事件都與它有關。這個廣場不僅代表歷史，代表歷史人物，而且代表一種精神。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必然還是這樣。

作品立意新穎，思想深邃，文筆生動。這部作品的第一部主要寫的是毛澤東的廣場。目下關於毛澤東的作品，車載斗量，不可勝數，但大多不是極褒，就是極貶，或捕風捉影，或誇大其辭。《廣場》則完全以史筆風範，用第一手材料，以寫毛澤東為主，用人的命運反襯國家的命運，可以說是中國作家中第一個把毛澤東寫得如此深刻的人。雖然篇幅不全是毛澤東的，也寫了其它許多中共領袖，但明筆在此，暗筆仍在毛澤東身上。尤其寶貴的是，作品中披露了相當多的不為人知的史料，足以澄清時下流行的許多傳言。這雖然是一部紀實文學作品，但實在是一部極好的關於歷史的政治教科書。

作者劉亞洲係大陸當代著名作家，其代表作有《惡魔導演的戰爭》、《兩代風流》、《一個女人和

一個半男人的故事》等，作品多次獲獎。不少作品被翻譯成外文在許多國家出版。了解他的情況的人都知道，他是最有資格寫這方面文章的作家。他本人就生活在中南海內，對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都是親歷、親見。從他以往的作品中能夠看出，他思想敏銳犀利，具有強烈的開放性格，絕不隨波逐流，因而他的許多作品都是「有爭議」的。而這部《廣場》，不僅藝術上達到了新的高峯，思想上也更趨成熟。他用冷峻得近似冷酷的筆觸，將中共這些叱咤風雲的歷史人物特別是毛澤東娓娓寫來，令人擊節。作品尚未在大陸問世，作者特意將書稿交由我公司在香港先期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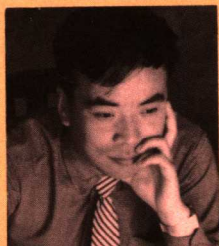
這無疑是今年大陸作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部大書。

天安門廣場是當代中國歷史的見證。四十多年來在這廣場上發生的事，可視作中國瞬息萬變的政治風向標。

本書作者以其充分接近最高領導層的身份，圍繞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江青、王洪文、陳永貴等風雲人物，分別撰寫他們在特定時期的言行與心態，多數資料為首次披露者。而對天安門廣場的總體掃描，則具文化反思的積極意義。

本書體裁饒達不拘，作者文筆揮灑自如，辭鋒時挾敏銳諷喻，是資料性、文學性兼備的一本好書。

封面設計：林景怡



作者簡介

劉亞洲

安徽宿縣人，37歲

1966年小學剛畢業便逢“文化革命”爆發
不得不輟學在家，以驚人的毅力攻讀了
大量古今中外名著，為日後文學
創作生涯打下了堅實基礎。1972年考入武漢大學
英語系，1976年以優異成績畢業

1974年開始文藝創作

他經歷了從失敗到成功的痛苦過程，終於以其
特有的雄健奔放的文筆，深邃犀利的
思維和縱觀世界風雲的胸懷

在大陸文學領域裏

獨樹一幟。已出版了六部長篇小說，發表了
十幾部中篇小說和報告文學
出版了七部作品集

1985年，曾應美國國務院新聞交流署
邀請作為“中國傑出人士”訪問美國。1986年應
美國斯坦福大學邀請在該校講學並任
客座教授。同年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邀
作為中國的代表赴

巴黎參加由該組織舉辦的慶祝國際和平
年的圓桌會議。1987年至今，三次率領中國筆會代
表團參加國際筆會。其名字被收入

《國際名人大辭典》

(International Who's Who)

目錄

關於《廣場》

第一章	台灣派人丈量天安門廣場	一
第二章	毛澤東喝藥論英雄	八
第三章	恩來（一）	二二
第四章	恩來（二）	三二
第五章	野心家在天安門廣場	三九
第六章	王洪文	五二

第七章	鋼 鐵	六八
第八章	造反機器	八一
第九章	妻 子	一〇一
第十章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一一三
第十一章	小靳莊	一三三
第十二章	大 叔	一四八
第十三章	「二把手」(一)	一六七
第十四章	「二把手」(三)	一八五
第十五章	在天安門廣場考察廁所	一九八
第十六章	廣場精神	二〇九

第一章 台灣派人大量天安門廣場

華盛頓大學東方歷史系教授張精衛走進天安門廣場時，直直地覺得自己變成了塵埃。

大極了，這去處。早就聽說，世界那樣多廣場，這裏當大哥，卻沒料到竟是這一副氣吞山河的架勢。敢於在一個城市中央騰出這樣大一塊地方做廣場，得有勇氣，還得有博大的胸懷。這兩種美德中國人均具有，因而又爭了個第一。

現在有人覬覦這個第一呢。

張教授是專門研究秦始皇的。三年前，一個用泥巴燒製的軍團從那個偉人沉睡的地方走出來，把世界嚇了一跳。他要赴長安，三年不獲准。上星期，終於領到簽證，同時領到一張聯邦調查局的傳票。

調查局交給他一項任務：仔細丈量一下天安門廣場的面積。

「這是怎麼回事？」

「是你們中國人自己的事。」調查局官員冷冷地說。

他被告知，台灣為紀念去世的蔣介石，正在台北建造中正紀念堂，並鄭重決定，紀念堂前的廣場一定要比天安門廣場大，「哪怕大五厘米」。台灣無法直接派人去北京，便求助於美國。

到底是秦始皇的子孫，氣魄比天大。憑甚麼輸給你？即使大一寸也是贏家。

張教授愛中國就像愛他媽一樣。他生在美國，從未回過中國，但他討厭生他養他的美國。人就是賤，總對養活自己的地方不感興趣。多少從大陸和台灣來的中國人都變成了「香蕉」——黃皮白心，他卻表裏如一。因為偏愛秦始皇，也愛他的遺產。長城蓋起來的同時，中國文化也蓋起來了。阿姆斯特朗在月亮上望見了長城，是否望得見中國的文化？二者皆是地球上最優秀的。

有人對他說：中國現在是最窮的國家之一。他不否認，卻說：「秦始皇時，你的先人正窮得沒褲子穿。大家都窮過，都富過，要拼到底的是文化的生命力。」

文化，你懂嗎？即便你能征服這個民族，卻沒法征服它的文化。相反，倒有可能在這種文化面前整個地崩潰掉。滿洲人不就是一個極好的證明？

對中國文化越着迷，便越覺得別的文化是小兒科。一切來自中國的消息，在他眼裏都是多情的。而美國人在外來人面前處處擺出的那副救世主的姿態，更使他這種心態變得如岩石一樣。

回到中國這些天，他沉浸在激動中。他先到了驪山。在兵馬俑坑邊，他哭了。那無聲的戰士排成的軍陣黑壓壓一片，一派砸碎舊世界的氣勢。這些戰士即使在今天也是精銳的。他們生就要做征服者而不是被征服者。倘若他們活到今天，轟炸珍珠港的一定不是日本人。

兵馬俑坑裏，溢滿了中國文化。

接着，他來到京城。

天剛亮。站在天安門廣場朝東望，太陽正喘着氣爬北京飯店，爬到第三層了。廣場上有一些人。引

人注目的是他們揹着大包小包。他立即判斷出是外地人，來瞻仰的。他來到天安門下。他在心裏把這座城樓當作美國的白宮。但白宮哪有這麼神氣。白宮顯得很隨便，甚至有點漫不經心，像個笑嘻嘻的小姑娘。天安門沉着而冷靜，完全是大叔模樣，還繃着臉。

白宮也有廣場，就是那個甚麼南草坪，不過巴掌大一塊地，小氣得很。美國人絕不會建大廣場，他們只會把自己住房建得大大的。

一隊士兵從城樓下走出來。他們肩上扛着早晨六點半的太陽。他們個個是驢山兵俑的翻版。這也是一支奪得天下的軍隊。

他們走到廣場中央的旗桿下，列隊。響起了音樂聲。國旗開始升天。定是國歌。士兵們敬禮。那些外地人聞聲而來，對旗桿形成一個包圍圈。他也在圈中。

音樂很雄壯，隊列很雄壯，觀眾不雄壯。人很多，熱情不多。人們幾乎是冷冷地打量着爬桿的旗。每一張面孔都是平靜的。有不少騎自行車的人從一旁經過，只當沒這回事，埋頭蹬得歡。

他挺高興，爲這場面高興。他深深感到這是一種成熟。只有成熟才能平靜。尤其是，在美國看濫了狂熱的升旗儀式，更覺得平靜是美麗的。

那種狂熱淺薄得厲害。美國遍地星條旗，還看不夠。一旦升旗，所有的人都被釘住了。有些人甚至淚流滿面，彷彿看完升旗就要被槍斃一樣。還真有動槍的呢。那年在洛杉磯舉行奧運會，有一名觀眾在升旗時沒有起立向國旗致敬，背後的觀眾立即在愛國的義憤下開槍殺了他。

愛國？有趣。美國是由千萬不愛自己祖國的人組成的國家，偏偏他們特愛美國。這是一種怎樣不正

常的心理！

早晨，他丈量了天安門廣場由東向西的距離。

中午，他又來了。該量南北了。

走到人民大會堂門前，他被擋住了。大會堂台階下，一大排亮閃閃的小轎車蹲着。與行駛在馬路上的其它車相比，它們傲得翹尾巴。士兵們在南北兩側排成散兵綫，禁止通行。卻有更多的人湧來。

這些車的身份是明擺着的。這裏籠罩着一片高貴的氣氛。就是從那些士兵的臉上也能看到一股貴族氣。他覺得被人從後面推了一下，回頭，啊呀，幾乎是人頭的海洋。一廣場的人都堆在這兒了，爲着一賭家長的風采。人雖多，卻極爲安靜，顯然人們連呼吸都打了折扣，於是便讓人感到無限嚴肅。在美國，只有一個地方能讓人產生這種感覺，那就是教堂。

人羣略略晃動，像稠的粥。他從人們的臉部表情上猜到那個被等待的時刻來了。那表情一定爲我們民族所專有：激動而不狂熱，沉靜而不冷漠，有一點點媚意卻不覺得俗。這表情是不朽的。

他研究着人們的臉。他從這些臉上看到了一種力量。這種力量使大中華生生不息。中國，中心的國，國也要中心。不崇拜這個中心怎能凝聚在它周圍？不凝聚在它周圍又怎能形成這麼一個大家庭？

他又一次覺得美國人是可笑的。這個國家沒有崇拜。他們把領袖當保姆。那天福特總統的車在帝國大廈外轉彎時差點撞上一個提着籃子的婦女，那婦女明明看清車裏坐着總統，卻用手在擋風玻璃上狠拍兩下，罵了句：「畜牲！」揚長而去。福特總統只有報以苦笑。

一大串轎車呼嘯而去。人羣開始散了。他走在大會堂外的便道上。前面有一對父子。他聽見孩子

說：

「爸爸，我要坐小汽車！我要坐剛才看的小汽車！」

「急甚麼？將來等你住到大會堂裏面，就有小汽車坐了。」

爸爸聲音不大，但他聽得清楚。他如同驚醒般地睜大眼睛。典型的中國文化嘛。

每個中國人都有皇帝夢。別臉紅，這話沒穿衣服。但這不僅沒有貶低的意思，相反是大大的褒獎呢。在極端崇敬皇天的同時又都做着皇帝夢，恰恰是中國人的美德。向上，又有甚麼不好？二千年前，劉邦和項羽都瞻仰了秦始皇的車隊，一個說：大丈夫就該如此。另一個說：我可以取而代之。這是被司馬遷記載下來的，沒有記載的劉邦和項羽，該有多少？倘若沒有豪邁的劉邦和項羽，一部中國史會減少多少色彩？你毫無理由說前面那孩子不是未來的劉邦和項羽。

黃昏，他再次來到天安門廣場。廣場的南端應該以前門劃綫還是以正陽門劃綫，他吃不準。中午只丈量到正陽門，索性多量一個門，圖保險。

繞過前門，他沿着歷史博物館西側走回飯店。這裏有數排松樹，勉強可稱林，是天安門廣場唯一見綠的去處。夕陽被革命英雄紀念碑的碑尖刺破，血灑得到處都是，松林裏一大羣人，都頂一頭血。他們全是老人，人手一隻或兩隻鳥籠。鳥兒們在進行晚唱。

他站住了，好精緻的鳥兒們。更精緻的籠子們。他從未見過如此漂亮的鳥兒，不能不讚嘆大自然的神奇。他也從未見過如此漂亮的籠子，對籠子的製造者則是驚嘆了。擁有這兩樣東西，無論如何該挺着胸脯了。老年人果然個個挺胸昂首，提着鳥籠在松林裏走來走去，臉上帶着皇帝般的尊嚴。

皇帝。這一幕是對中午發生在大會堂外那一幕的註腳。他們當然是鳥兒們的帝王。旺盛的和不旺盛的統治慾在這兒得到補償。

夕陽的血流得差不多了，落荒而逃。夜色開始侵入。他向北走。快出松林時，一個情景使他怔住了：一張長椅，上面有一男一女，緊緊擁抱着。看不清臉，也知道他們是年輕人。唉，剛冒頭的青春，壓是壓不住的，可幹嘛要上街，學美國佬？

美國人首先讓愛情上了街，於是兩性關係便沒有一點秘密了。在這方面，他對美國人不僅討厭，而且充滿敵意。他尤其把美國的男人看作敵人。「美國男人最無恥，」有一次他說，「除了生他的不搞，他生的不搞，其餘都搞。」秦始皇最痛恨搞婚外戀的人，因為他本人正是婚外戀產物。從他那時起，在中國亂搞兩性關係就要觸犯刑律了。其結果，使中國有了十億人。

正當他準備走開時，長椅上那對男女一陣蠕動，女的躺到男的懷裏了。他皺眉。接下來會發生甚麼？鑒於夜色已濃了。

突然，平地炸起一聲雷：

「臭小子，我找了有一天，原來你把我女兒勾到這兒來了？」

一道光柱猛然刺向長椅。那對男女還未站起來，一個人已經撲過去，揪住那男的，用手電棒狠揍。「叫你勾引我女兒！叫你勾引我女兒！」

女兒站起來了。顯然她是心甘情願被勾引的，怯生生叫爸爸。

「住口！你丟祖宗的人，還嫌不夠，要到這廣場上來丟！」

張教授滿足地轉過身。管得好。不管怎麼得了？生個女兒不就要管牢嗎？尤其是這種事。萬不能學美國人，他們不僅不管女兒，甚至連老婆也不管。我辦公室那同事，萬斯教授，那天上完課回家，一開門，撞見他老婆正和一個男人躺在床上抵死纏綿，便一聲Sorry，鞠個躬，關門而退。甚麼東西？他走了很遠，仍能聽見那女子的哭聲。這哭聲很動聽，他想。